庫
1998

列傳第四十

晉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頵

高崧　郭璞

葛洪

庾亮子彬　彬弟條　條弟翼　翼子倩

桓彝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民

石生　石虔子據　石虔子秀　石秀子石民

豁弟秘　秘弟沖　沖弟嗣

王湛子承 弼子胤 胤子毓 毓子述 述子珣之
韓伯 謙第儁 儁弟廞 廞子恢 恢子愉 愉子曇
孫綽子毅 毅子嶷 嶷子嘏 嘏子珣之
范汪弟甯 甯子武子 武子啟 啟子泰 泰子叔堅
劉惔 張憑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户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夙款深相親結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

梁鴻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辭旨慷慨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郎中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廣造表廣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郎中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除祕書監不拜轉彭城內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內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鋭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鋭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閒因此大懼遂攻殺鋭奔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翹嘗爲石崇舊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

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隴
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至會
稽以歸州辟主簿別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
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爲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
舉哀遠上疏言承傳之語未可爲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
侵犯遠近弔問荅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
行得審問狀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脩復園陵討除逆
類則天下響應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
桑弛廢遠建天子卽三公九卿諸侯郎耕帝籍之議時論
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以孝懷皇帝梓宮未反
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
是觀禮今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非納軌物有塵大
教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
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杜弢遠上疏言且當命
將興師不宜親舉會弢已平轉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
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
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
其勉之及中興建帝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

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爲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廻協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以爲胡賊猾夏二帝幽殯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誰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俊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翱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僞薄朝廷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有忘平吾之取士數奏以言明試以功今先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好惡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累遷尚中出補會稽內史時王敦作逆沈充

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亮以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繙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繙字鳴鶴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親征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爲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戲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戲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頵曰當使容車焉訢笑而從之仕爲邵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援爲王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勑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閒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

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顧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且依法窮竟又問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荅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奕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眞以爲波頼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顧曰彥眞與元禮不協故設是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薦同縣蕉保州遂辟保寮王冏起義州遣顧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江西歷陽內史朱彥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皆顧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顧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由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爭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

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
物隳壞喪今宜改張明黜信罰按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録事
參軍參佐掾屬多設冗散故以避事任顗議諸僚屬乘昔
西臺養望餘弊小心亦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僑
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游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
尋之屋突直而燎移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
以全大慎微以杜漸官初趙王倫簒位
[illegible]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
[illegible]起義[illegible]已亥格其後論功雖小

亦皆依用顗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駁之曰聖王懸爵賞
功制罰糾違斯道苟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
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義乘衆結天下之心故
[illegible]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
[illegible]無戴二王建義席卷四海合起
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illegible]該已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
切之法非常倫之格[illegible]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爲
侯或加兵伍或出皂隸佩王卒之身符策委庸隸
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illegible]金紫佩王卒之身符策委庸隸
謂也請自今以後宜慎[illegible]顰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
[illegible]之顗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

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父之白衣兼尚書
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
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
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略任
將帥者言問核試盡其事實則夫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
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碻隆虜七世內侍由余戎
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夏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夫
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
[illegible]爲荊州參軍若有調發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重
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以艱去職初悝以
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寃遂停喪五年
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爲大臣違憲
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
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黃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軍
司馬時桓溫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曰
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旆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逆
順於茲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攘討乃爲簡文書草

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筭能弘
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
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所
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事衆之所駭遊聲嘩
嗟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
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
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寮保固維城所以
內愧于心外慙良交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
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

其外使王甚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
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
万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
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万粗陳其意崧便爲敘刑
政之要數百言万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鄽故有才具
郭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實
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
侍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爲尚書郡令史時尚
書杜預有所撰述多駁正之以公方稱終於建平太
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
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筮歷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
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
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攄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
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青囊中書未及讀而爲火
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筮而歎曰嗟乎黔黎
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
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

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度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悵趣裝去之數主人婢無中而得乃取小豆二斗號主人老嫗之主人

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三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足脚脚類象鼻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林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巳山潛之畜匪兒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當爲

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被刺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剌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此是郡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還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驢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幸蚤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

縣欲有菜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

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

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

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

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之數日果震栢木粉碎時元

帝初鎮建鄴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

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

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

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爲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曰

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勤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

之縣辭所謂先三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

即位大興初會稽剡縣人嚴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
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篆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
宇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寔天人之
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
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昔不偉哉昔
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
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
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干時陰陽
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

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
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校爻論
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慶水之氣來見乘加升
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
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澁又去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
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
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
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

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薄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摽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茲斯之怪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征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徵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變咎而致慶因異而遷政故木不生庭大戊無以隆雉鼎武丁不爲宗天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禍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慮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春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紓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重光四祖祥靈表瑞人鬼歡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即位以來而康哉之歌不作者何邪殆由試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

用酷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
者乎願陛下少鑒臣言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黑氣
璞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若冒陳所見陛下不遺往言
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陰陰
仍積坎爲法家刑獄所麗繆爻坎加離厥象不燭疑將來
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去山六七丈精光潛暗
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
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
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御示之令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
所致
留情陛下
日有
曰有
曰天高甚鑒不遠
遁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
則休祥臻應之以怠則咎徵
之怒施淳然之愚詔云同
以弭息
帝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

見重坿
色時或
葉云
多所言
若安
下
療若
陽不
察則
之
理宜
之
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
王導曰臣安能
之
不隆
敬之風
祀作
赦以
湯
災
來必有慾陽若雨之災崩震
其後月餘日果薄蝕之變
療歲用無年適閏
惡之頃者以來
多小人愚
範傳君道
上此微
必貽陛
實望惠
薄關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
興復欲有
役賦轉重
獄
結百姓
險共相
動雖
則日
理潛
孫
潤又
溢陰氣積則下代
困擾甘亂者
無所至然不可不
蝕人憤怨則水涌
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謬中
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
午位
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

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
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
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增矣疏奏納焉即大
赦改年時暨陽人徃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着羽
衣就謠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
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
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宮中璞上疏陳其妖異不宜
引之禁內臣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
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
步人以近永爲言璞曰即爲陸矣其後沙漲數十里皆
爲桑田未暮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
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
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
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
璞會暨陽縣復上言白亦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
文多不載璞嘗爲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
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
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荅曰能致天子問耳

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閒
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厠上相尋耳必
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厠掩而觀之見璞躲
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
反更如是非但吾禍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
終嬰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
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
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
今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逆璞云大不吉是爲舉事必有
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
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
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曰卿更筮吾壽幾何荅
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
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
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
桓樹下此桓應有大鵲巢衆處索之不得璞更令索覓果
於枝閒得一大鵲巢密著敛之初璞行經越城閒遇一
人呼問姓名因以袴繯遺之共廿六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

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及王敦平追
贈弘農太守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常令璞筮公家
及身封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
帝即位將改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
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
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
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
當貴盛然有見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
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旁初忽有新生白狗
子莫知所由來其妾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蘊入
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
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懼然曰殆白龍乎庾氏
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溫所滅終如其言璞
之占驗皆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
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
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
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比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
亦數萬言子瑒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字雅川丹楊句容人也祖系六大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榮辱幾道耆艾游時輩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皆擊而已未嘗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嶇嶮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魯

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永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永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初

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

親交薦洪才堪國史遷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上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官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元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聘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敗驪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鱉而追飛兎之軌飾嫫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或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奔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彊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絶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若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幸辭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

得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脩爲會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詰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閨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眞正故余所著悉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爲名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剋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

容善談論性好莊老書風格整峻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以爲戞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爲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娉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甚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疏辭讓深陳外戚之戒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匹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

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兼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内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兼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城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兼宗帝室近屬兼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乃徵峻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亦累書止之亮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拒之不能制峻

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剥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拖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旨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歌雍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吉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哽咽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

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謝罪陳誠優詔荅之
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録奪舟船亮乃
求外鎮以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
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遂受
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
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
劉仕等步騎一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
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惟矯然獨
爲君子亮曰元帥旨攝武臣敕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

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
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亮都督江
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欲起兵廢導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
張石勒死亮有開復中原之志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蔡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

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等
冀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陵以武昌太守陳頤爲
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
僞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
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
虐滋甚内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
守脩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
土宜食足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
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俱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
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過恕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
逆寧寧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社
稷之計也頤練時務謀略帝下其議時王道與亮意同
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陽郪城脩繕舟船毛寶赴水而死
先主薨諡曰敬三等行安西將軍都督固讓不拜亮自郪
城脩沒憂懼發疾會王道薨
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帝許之咸
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
尉諡曰文康喪至車駕

臨石蓑又贈求昌公印綬亮
每從之人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
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駿態
晉之亡元曰昌有已之不安而
昌諸從安殷浩之徒乘肩輿
至語人將起避之亮徐曰
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
也三子郴義歆郴年數歲
郴神色自若乃徐跪謂橋曰君侯
何至於此論者謂不

永上疏陳亮志不受
王薨於上京使入情
實為不利於亡勸亮
入浩懼而退亮在武
昌兩據機而不覺亮
作老子於此處興復
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滅於亮蘇峻之亂遇害義少有時譽初為吳國內史時
穆帝頗愛文義義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其詩文多不載
義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為豫
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義熙中江州刺
史準弟楷自有傳蘇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
鎮襄陽蘇年十五以書諫止翼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
嚴為丹陽丑表除衆役六十餘事太和中代王恪為中
領單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亮字懌字叔

預少以通簡為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羲辟不就東海

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三州軍事轉輔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凡亮總統六州以懌寬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諸軍事懌遣牙門雷定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入石虎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户雖小賴其寬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文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隱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屯半洲尋遷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庶子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

欲爾邪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惜之子玄之官至宣城內史懌弟冰字季堅亮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嘗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秘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內史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棄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羲之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而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遷給事黃門侍郎文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兗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寬惠冰

頗任威刑殼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穢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固辭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尚書符勑宮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虛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虎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西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臨發上疏頗盡忠益頃之獻皇后臨朝徵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初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虨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畢死之日斂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毅柔希字始彥初拜秘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希既

后之戚屬以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
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
節交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巍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
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儁圍梁父斷澗水
泰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曾高平等數郡皆没希坐免
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廿府
軍資温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家于晉陵之暨陽初
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
求鎮山陽交爲東陽寄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温陷

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爭巍及子攸之逃
于海陵陂澤中竄於廣州飲鴆而死及交當伏誅交子
婦桓祕女也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
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温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
與希聚衆於海濱略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
眺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内囚徒數百人配
以器杖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温廢帝殺王稱海
西公密旨誅除凶逆京都震擾内外戒嚴也備六門平
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鄒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

衆拒之卞聽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冰弟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秘書監賜爵鄉侯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太守豫章黃韜自稱孝神皇帝以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祿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條弟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桓溫嘗謂朝之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雖英邁不羣而好立功名以常人遇之常智畜之宜委以邊任帝以問翼翼曰溫雄姿傑氣固非常人然觀其蹤跡亦人臣之釁也若處之藩牧鷹揚萬里必能勤王靜難若使入參朝政恐不爲社稷之福帝乃止溫果有異志翼每裁抑之溫不得志薨于荊州翼時年二十二自亮至翼皆以風流著稱人物之選也翼子太尉閬閬子散騎侍郎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有威儀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嘉南蠻校尉梁州刺史高都公太守加

護國將軍假節及築城大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
致糧仗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
督江荊司雍涼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
節代亮鎮武昌三翼以帝舅勇等少超居大任遐屬目慮
其不稱翼亦心能勞謙匪懈威政嚴明經略深遠數
年之中 公私富贍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
皆懷歸附石虎汝南郡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
使東至遼東亦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
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已任言

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頠陳事合旨翼援爲五
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
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
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
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爲司
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殷浩父
羨爲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
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舉故小
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

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
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偃儗豪彊以爲民蠹時有
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倫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
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
爲官出二千户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
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邈還復
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寧之愔謬江東事去寔此之由也
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
目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

殺督監者復何異邪謀異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廉
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牟已六十奢淫理
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虓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
無掣手之虞則江南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不
顧怨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入
泝五日溆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
尋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
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
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

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哀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垂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言襄陽荊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指斥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別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置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衰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安戢置典官參軍桓宣卒翼

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國家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脩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剋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爲主簿校尉以千人守巴陵求

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諡曰簡翼卒未幾部將于瓚戴義等作亂蜀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虨司馬朱燾將軍袁眞等共誅之有翼風尋爲桓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江中軍事領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顗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屢空而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問於人方之許郭少與度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常歎曰

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齋王冏義
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板行參軍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
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
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
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別先是
庾亮每屬彝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
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
不必無徐寧貞海岱清士因爲敘之則遷吏部郎竟歷
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騎常侍侍講禮訖數年
功封萬寧縣男卒贈尹湯嶷山宣城阻帶山川頻
經變亂宜得望實君子鎮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
適得太眞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彝上疏深自獲罪
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撫衙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
彝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彝
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
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
鷹鸇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

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跋會朝廷遣將軍司
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敗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
遂恣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
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
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
將韓晃攻之縱詐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
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
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盡衆

彝若降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重而後擊經
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二時
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設彝之賊
平追贈延尉諡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
追贈與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之成璞以手
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文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
其言有五子溫雲豁祕沖溫別有傳雲字雲子初爲驃
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
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尋疾卒贈平

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
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
在足兵所在濫衆皆嗟怨時温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内
史豁字子朗初辟司徒府秘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
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黄門郎未拜時謝
万敗於枎漠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沒西藩騷動温命
豁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
慕容皝慶破之進號右將軍温既内鎮以豁監荆揚雍

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桓
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
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豹據宛城以叛豁與竟
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
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
事温嶠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寇
蜀豁遣江夏相竺瑗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瑗引
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沖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
江州刺史石秀浜流就路禀節度豁遣督護桓羆與序

等游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降沒詔遣中書
郎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
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
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
讓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
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
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
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應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使者持
節監護喪事豁時譽雖不及沖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
功業不建初豁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
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
生石綏石康知名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絕倫從父
在荊州於獵圍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
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亦跳高於
猛虎猛虎伏復拔得一箭以歸從溫入關牧父沖爲苻
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
莫敢抗之三軍歎息感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

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眞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尅其高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入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絶哭金革不避況在餘哀豈得辭事可奪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闇震率衆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漑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尅管城禽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悉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堅亦卸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壽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闇震功追爵作塘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第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荆州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兄横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於華容之渊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

徽遣人報振云桓欽已赴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于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柞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紿曰已前走矣宗之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該平江陵聞振該敗衆潰而去後與該子宏出自湓城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荆州刺史建威將軍劉德肅率衆邀與振戰於沙橋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輒瞋目奮擊衆莫敢當振時醉且

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石秀幼有令名風韻
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
方之庾純甚為簡文帝所重器為荊州請為鷹揚將軍
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為寧遠將軍江州刺
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
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九井山
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謝安
嘗訪以世務默然不答安甚惟之他日安以語其從弟
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

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
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纂也以石秀一門之
今封稚玉為臨沅玉嗣玄之纂也以石秀一門之
參軍叔父冲上疏版督荊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
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荊州刺史梁
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隋郡太守臺侯澄之破苻堅將
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
詔以石民監荊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桓氏世益
荊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為人情所仰初冲遣竟陵太守

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
淝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
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斬東中郎將慕容
璽降之始置湖陝二戍護關中擔幢仗以充太樂時苻
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滑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
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操等傳首京
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
之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
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返之擊淮斬
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石生隆安中
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歷驃騎大傳長史會稽世子元
顯將伐桓玄石生馳書報玄玄甚德之及玄用事以爲
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
史玄用事拜黃門郎左衛將軍玄敗石綏走江西塗中
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傳敬之所殺石康偏爲玄
所親愛玄爲荆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荆州刺史討度
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齡弟祕字穆子少有才氣不
倫於伯初拜秘書郎兄溫抑而不用父之爲輔國將軍

宣城内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
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為散騎常侍徙中
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盧竦入宮祕與左衛將軍殷
康俱入擊之温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始等罪者
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
祕與温子熙濟等謀共廢沖沖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
絶先遣方士拘録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蒙居于
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後起為散騎常侍凡三表自
陳詔曰祕受遇先朝見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
誠兼有疾疹省用增歎可加
其所執祕素輕沖沖時
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詔
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
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
眄遇先沖卒長子蔚官至
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篡以
温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温
甚器之弱冠太宰武陵王
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巖
有功遷督荆州之南陽襄
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
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
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
太守鎮襄陽又從温破姚襄
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

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弋仲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逕還所鎮初彝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憑猶在冲為質于其軍冒求歡為賢孝為養買德郎買德郎即冲小宗也及冲為江州出射羊圭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郎也邊厚報之頭之進監江荊豫三州之六郡軍事

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冲為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冲懼遜外桓氏黨與以為非計遂二小拒腕蕃諫郗超亦深止之

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以是改授都督徐兗豫青揚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謝安並加侍中以甲仗五十人入殿時丹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鎮為方伯乃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鎮京口假節又詔鎮姑孰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內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以討以救涼州拜表以聞優詔聽許會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荊

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冲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州冲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荊州所鎮隨宜廻轉臣亡兄溫以石虎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當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摯陵縣界地名白土明田

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築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七百餘里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遂棄其疲瘵撲前翦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荊州水旱饑荒又沖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沖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乃又爲賊所擒沖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

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沖諮謀軍事沖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抗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按堅梁陽攻武當走堅兗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鄖城苻熙石越寇新野沖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輒版晉荊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運荊鄖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詔從之時薈始遣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衛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沖

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轉
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
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
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
沔北田稻投六百餘户
魏興太守楮垣上庸太
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
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
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
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
闔震懾之及大小帥二十九
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
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
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
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
兩袍表千端初冲之西鎮以
策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
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内

相而四方鎮扞以爲
賊冲深用愧懌既而
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
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
定兵革無關西藩宜以
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
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
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
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
任文與朱序俱爲俄而序没於
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
盡國内侵冲深以根本爲慮
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
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
興召吏佐對之歎曰謝安乃
敵垂至方遊談不暇唯遣
等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一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
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生小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

以慙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匹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布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沖笑而服之命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沖親往詣之禮之甚厚又辟駕士長沙鄧粲爲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鄧鑒庾亮翼臨終皆有表樹且親戚唯沖獨與謝安書云妙選寮寀當小大兄寄託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以嘉之及喪下江陵士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墓位追贈太傅謚曰文成王有七子嗣謙脩崇弘羨怡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弟子石秀並爲桓氏子姪之冠沖既代鄧西鎮詔以嗣督荊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脩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子胤嗣胤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秘書丞累遷中書郎秘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墓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詔曰夫

善著則祚遠勳彰故事殊以寧血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沖昔藩陝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沖遺勳用懷于懷其孫嶷宜見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守毅伸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嶷爲玄嗣事覺伏誅嗣弟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九錫弘爲加禮議參軍轉司馬元興初朝廷將代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惠於荊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假節以安荊楚玄既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顯列玄甚倚仗而內不能善也改封謙寧都侯拜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錄尚書事玄簒位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懦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軍下戰已守西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謀縱稱藩於姚興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

謙共順流東下與問謙曰臣門著恩荊楚從第玄末
鍾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
駭動與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
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
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第泣曰姚主言
神奚後與縱將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百姓感沖遺
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謙第脩字承祖尚簡
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軍王恭將伐
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
武將軍與輔將國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
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
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
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荊州刺史假節
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
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許
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荊州御史中丞江績
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爲身計

疑誤朝筭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爲中護
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脩爲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尋復爲中護軍玄執政以脩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兗二
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玄簒以爲撫
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斬之徐寧者東海郯
人也少知名爲興縣令時廷尉桓彝稱有人倫鑒識彝
嘗去職至廣陵彝親舊還遇風停浦中累日憂悒因上
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興縣彝乃造之寧清
憲溥涉相遇欣然因留數文彝大賞之結交而別至都

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
龍顙大鼻少語言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爲癡其父祖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閨門守靜
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
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
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
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

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
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
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
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
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妥客既妙廻鑾如縈善騎者無
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
能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鬣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
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
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顛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

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
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
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
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
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
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
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
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已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
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

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蓋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因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聞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承曰鞭撻窮越以立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如此尋丁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輒之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毗至承世有高名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子述嗣述子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

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
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至
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
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
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
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
卿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
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
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
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
亮曰卿襁祖清貞簡貴不減祖
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
爲驃騎將軍乃補功曹出爲
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
著作郎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
冰征虜長史時庾鎮武昌
累有妖怪又徧虎入府
欲移鎮避之述與冰言天
直道而行何避之有時朝
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
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
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
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
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
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
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
軍旅皆述每受職不爲虛
遠鬼神難言達人君子
不允冀遂不移鎮述出
在內史莅政清肅終日無
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
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
眼邪諂軍事衛將軍并冀
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
軍所辭必於不受至是

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
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
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
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
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
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
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
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
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

晉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
導使謂之曰名

子不患無祿但臨小縣甚不宜爾荅曰足自當止時人
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
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忿爲累嘗食
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
牀以屐齒蹈之又不得瞋甚擿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
蹠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
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
和二年以年逾懸車上疏乞骸骨歸老丘園不許述竟
不起三年薨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鄴

延憂懼將遣侍中王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畢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東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老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免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發莊論以闡之爲當坦所稱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

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楊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表言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也表奏帝納之時謝安愛好聲律棊功之慘不廢絃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

[illegible] 我[illegible] 復耶以白妳巨[illegible]

[illegible] 擬議[illegible]

[illegible] 故知音[illegible]

[illegible] 日[illegible] 肩[illegible]

[illegible] 每[illegible]

[illegible] 每[illegible]

[illegible] 為天下[illegible]

獻田二弟禕之字又邵少知名尚書陽公主歷中書侍
郎年卅一薨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子沈
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龔父爵愉稍遷驃
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
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
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伏死
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
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楊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

六守石頭俄而玄等克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

心君幸公三心

言與子書口論公

之摽

曰常美之甘馬明之

師士等六論曰明

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恨之迺來云貧道已

動修

迺一神明耳言詭不

書亦宜恨

桓冲甚言不

桓玄等謹曰

玄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集京口至愉無備恒遂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刺置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右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臥桓氏壻父子宦貴又輕每刺一名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王亂事被誅之日十餘人皆伏法國寶少無士操不仁廉恥分謝之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即國寶以中貴昵之族惟作吏部不爲請曹郎亦怨望固辭不拜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不協權

及道子輔政以爲祕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扇動內外中書郎范寧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寧寧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

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
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擲樂
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彝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
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
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
遂諂媚於帝而頗踈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
寶以劒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
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
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
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
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
琅邪內史亦以邪佞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
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
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
與殷仲堪並才器各居名藩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
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
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
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挾主相以討諸

侯國寶許之珣儁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儁儁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尅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王恭道子既不能拒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

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素徙其家屬於交州國寶弟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有發忱不與之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向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君方伯

之任談者憂之及領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弈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慽忱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類此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諡曰穆愉子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嘗鄰而無行父愉爲殼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鄰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聚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滂沛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舜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宦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於峭而尚人故也自祖父漢鷹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

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承族子嶠字開
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幹爲楊駿腹心駿之誅也位至北軍中侯嶠少有風
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侯嶠少有風
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
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
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
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
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
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三敦請

平陵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將檫私伐蔡洲荻以問
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
菽庶民採之百姓不足君辱禁人樵伐未知其
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敦大怒欲斬嶠賴謝
鯤以免敦猶銜之黜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
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
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尹揚尹嶠
以京邑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

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詮
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
史淡子慶世驍騎將軍亥悅之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
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為謝玄參
軍為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齋戰國策言天下
要惟此書自後甚為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攬
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祖台之者字元慮范陽
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松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玄孫也父顗習
純雅好文學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為必興顗
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
侃爭與曰向見荀監于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
是賢兄輩人也其為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松代
兄龍參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
王倫引為相國參軍倫簒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
書吏部郎太常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松
與百官齊于密未至而岳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茲被

髮徙車守長號泣賊棄其母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
創氣絕至夜方蘇葬母于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
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城太守時山陵
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脩復山陵以勳進爵舞
陽縣公遷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
西陵公為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為襄城太守崧力弱食
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
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
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頵等潛軍襲穰縣獲曾發

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
與刁協共定中興朝儀從弟尚早亡二息序敭幷各數
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亂廢絕
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
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
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
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
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氏皆省不置崧以為不可乃
上疏請增置四人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為尚書

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實別思詳參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于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既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蛇未翦別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宗卜曰有期不及重請專輒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嵇甚厚欲以爲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爲

猛虎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領秘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嵇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及帝被逼幸石頭嵇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溫嶠舟嵇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諡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請增嵇寵秩不從升平四年嵇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千匹有二子嶷美姿儀嶷字令遠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

丞裴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溫平蜀朝廷
欲以豫章郡封溫裴言於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
洛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
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
騎常侍大長秋羲字令則清和有進纔年七歲遇蘇峻
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羲陰白其母曰得
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
尋陽公主羲不欲連婚帝室偽遠遁索盟司追不獲已
乃出尚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
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
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惔士
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
史既到裒謂佐史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
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
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
以羲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卒與方伯
未有如羲之少者羲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
陰羲尋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

平事又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羌胡慕義來朝時蔡謨固讓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羌羌曰蔡公雖高蹈不羣然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陷青州詔使羌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而蘭已沒羌討之擒騰盤進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沒羌追之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班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遂蕭鐠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屯汴城甚爲邊害羌間光水引淩通渠至于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羌固辭不受先是石虎死胡中大亂羌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苟令則王敬和相繼洞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晏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二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讀誦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亂王師敗績汪乃逃道西歸庾
亮溫嶠屯兵尋陽聲行李斷絕莫知峻之虛實咸恐賊
彊未敢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
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
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
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
進爵寧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寃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
轉州別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重轉鷹揚將
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尚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

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以賊雖
衰弊然得臣猶在連兵不息軍患難將起國家宜以萬全
至安爲計宜且嚴詔喻翼還鎮養銳以爲後圖尋而驃
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溫代翼爲荆州復以汪
爲安西長史溫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
而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東
陽太守溫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入
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除
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

宛二州刺史既而桓溫北伐（汪）率文武出梁國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居吳郡從容講肄不言枉直後一二年姑孰覓溫溫時方起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己（身）引望謂表宏曰范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溫謝其遠來意汪實來造溫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遐而止時年六十五卒于家贈散（綏）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覽通簡文作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終溫之世凡（案）

無在列位者時以虛浮相扇儒學（曰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闢之溫甚後妳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千）畧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多）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寧）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

王道士懼爲竇所不容乃却驅扇因被疎隔永補豫章
太守或爲筮之不吉帝曰讒章不宜太守何忽以身試
死邪竇不信卜占固請行發上疏陳時政得失帝善
之竇之出非帝意故所啓合旨在郡又大設庠序遣
人往交州採磐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
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
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宮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
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竇入參機省出
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竇悉改
作重樓復更開二門舍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聞
宗廟之設各有品制而竇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
左宗廟古社稷準之太廟時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功夫
萬計竇若以古制宜宗宜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
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竇嚴威屬縣惟令速
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
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竇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
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
竇所務惟學事父不判會赦免初竇嘗患目痛就中書

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
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
漢杜子夷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
目疾得此方云用捐讀書一決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
觀四日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旋
蘊於胷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
睫遠視尺棰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
乃亦延年胷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
六十三卒于家初胷以春秋轂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
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爲之
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汪叔堅字子常
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
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丞時廷尉奏殿中帳
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棄市廣二
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
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
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
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

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
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吏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
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
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
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
贖父者豈得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
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
嘲笑之聞尚慎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爾今之所以宥
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居然許宗
讀將來許者何獨匪民情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
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
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
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于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
袁宏蔣並相知友爲秘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
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禄勳宏兄粹
字純嘏侍中弟潢字仲嘏吏部尚書皆有名中朝時人
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睦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

遠有標奇與母汪氏寓居京口織苧編以爲養雖華門
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
比之袁羊愔喜還告其母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
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愔復喜母又不聽及
愔弈棋 [illegible] 爭論者遂比之前桑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
愔雅 [illegible] 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
賓禮 [illegible] 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便殺浩難之不能
屈帝 [illegible] 俄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愔盛素敬服
愔及云 [illegible] 便與抗吾辭甚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

咸稱美之累遷丹陽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
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相舉正愔歎曰夫君下訟上
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
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
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義之雅相友善
郗愔有倉奴善知文章義之愛之每稱奴于愔愔問何
如方回邪義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愔曰若不如方
回故當奴耳桓溫嘗問愔會稽王談更進邪愔曰極進
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

摽置如此悛每帝溫言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荆州悛言於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當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唯悛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以捕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潘漢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也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悛曰丘之禱久矣遂卒官年三十六孫綽爲之誄曰君官無管官之事劇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綽流

王邽國庭言人之士平何必而卿今目作此而已所敬

張邁小祖愚不

如汝南之已遠為鄉稱

安卿

王判

[illegible] 遷 [illegible] 邪使吏察 遣傳教
[illegible] 張 [illegible] 弗知 與同載後言之 閒又幸 帝召與語
歎曰 憲幼 [illegible] 為理 [illegible] 官 [illegible] 家貧廩
韓伯宁 [illegible] 仆 [illegible] 日宁之計之也 [illegible] 岳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竹等數 [illegible] 子實事 [illegible] 為作讀令伯拜 [illegible] 爾之司
山有讀尋當作襲蔭伯曰不復須母問 [illegible]
十中 布柄尚熟今既着讀下亦當暖母曰 異 [illegible] 多
私有 理留心文藝勇毅浩稱之曰康 [illegible] 老自標置
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鯈名重一時少所 [illegible]

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上五慨玉
文慶自此以還吾皆目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
就簡文帝居藩引為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
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為侍中陳郡周 [illegible] 謝安
主簿居喪廢禮時崇尚莊老脫落名教泊領中正不通
弼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通 [illegible] 名比
為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哉世
所不能哉者矣與大容已順無
王坦之又常著公謙論裒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善其

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之轉
丹楊丞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
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即贈太常子璯
官至衡陽太守

列傳第四十一

晉

王舒 子允之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虞潭 孫嘯父 潭兄子騤 顧衆 衆弟楙 楙子彪之 從弟穆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蔡謨

諸葛恢 弟樂 樂子垣

孔愉 子汪 安國 從弟羣 羣子沈

丁潭 張茂 陶回

謝尚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玄

安平王
孚弟石
石兄子敦 弟子邃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子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寇難路險乘車騎自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聒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頻

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
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
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揚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
蠻校尉監荆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
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荆州平西將軍假節尋
以陶侃代舒轉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
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
軍都督持節如故徵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
司徒王導欲引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統

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會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
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
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
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
郡以吳王師震駭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
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
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
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
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

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
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
等並敗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
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著免冰颺督護以白
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
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
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
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
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挾海立柵舒不聽
留藻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
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
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
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
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
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
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
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
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

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
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
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覆大破之賊平
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
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崑之
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允之
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客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
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
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厠大吐衣面並
汚厲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巾以爲大醉不復
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鄭
鳳之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荆州允之
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
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
畨禺縣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
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
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寧闢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輿
海内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輩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

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爲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爲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爲吳郡而以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睎之嗣卒子肇之嗣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爲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爲司馬領宣城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稱述功德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爲荊州將吏馬俊鄭攀等守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爲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共迎弟玉嗣以距廙廙檄諸軍

討曾又爲魯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
等助廙擊魯衆潰廙得到川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
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舡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
庾亮曰世將爲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
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
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廙爲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
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
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
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
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
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諡曰康明帝與大將
軍溫嶠書曰痛謝鯤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
儁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
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岩相視
盡如何子贇之嗣仕至東海內史贇之弟胡之字脩齡
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楊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
數而神明不撓石冦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爲西
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

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爲尚書廣六子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禄大夫傳祇辟爲掾後與兄廣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毅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兵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内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

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為人樸素方直之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近親故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毘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遷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為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彪之字叔虎年二十襲爵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仔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

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來嘉
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寃揚州
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
王爵非廷尉所[illegible]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
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
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
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慥庶不達其意將謂郊
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
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
侍御史奚郎撫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
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
剋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
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遷寒悴當令人才
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
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
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寧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殷
浩去職人情駭懼天下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殷
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倩

警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耶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以手書示以款誠使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忩忩先自猖蹶陷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問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屢之上議請省官并職言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官少故也蓋官衆則缺多缺多則遷速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數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斯誠責實致治之大務也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景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疾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屛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

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健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因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三簡文曰武陵箏中大脩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爲

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徵廙西藩兵權盡在一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殷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爲富貴朝廷既有宰相

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遭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
過之竟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
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讁未上州臺著皆原散之温
復以爲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爲尚書頃之復爲
僕射是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
爲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
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廢儀制定於
須臾曾無懼容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
儀既絶於前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

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
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
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
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
勿復言及簡文崩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
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
異若先面諮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
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居
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

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
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
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人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
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
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
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
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
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
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
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
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
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
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累遷尚書
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
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
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
臺都坐猶不敢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

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飾後世謂人無能儉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屋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儉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二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爲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彬季父琛國子祭酒琛子毅字文子少歷清官渡江爲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

自後有政事大郡乃出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徙兄敦諮議參軍敦傲自貢高每陵推崇明盛一旦群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陸勳業每以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名少歷顯職至吳國內史

廣漢字思奧會稽餘姚人吳驃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亡入洛堅壁不降遂死之漢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漢獨起兵

斬昌別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譚領建平太守以
疾固辭遂周旋討敗賜爵都亭侯陳敏反譚東
下討敏爭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譚領廬陵太守
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
守進爵東鄉侯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譚至
廬陵會軼已平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
譚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為弢所逼譚進軍救
卓卓上譚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譚為湖東太
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
國中尉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從右衛將軍遷宗正卿
以疾告辭會王命沈充等攻逼京都譚遂於本縣招合
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
乃進赴國難至廣明帝手詔譚為冠軍將軍領會稽
內史譚即受命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
譚曰起大義而鷙鳥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
領前鋒過浙江躡充譚次于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
禽罷兵徵拜尚書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為吳興太守
移守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

進爵零陵縣侯遷右將軍假譚節鉞
都軍事會王師北
守以俟四方之
舉侃等假譚節
勢東西捴角遣
自貶還節舉兵
軍將軍吳國內
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戶是時軍荒之後百
姓饑饉死亡塗地譚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脩滬瀆壘

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譚貌雖和而
內堅明有膽決能統軍旅而勤有儁敗以母憂去職
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給親兵二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于位追
贈左光祿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簡子侃嗣官至
右將軍司馬侃卒子嗣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
為莘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獻替邪嗣夕家還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
溫蒯魚蝦鮓未可致帝當嘗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

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盧侯待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爲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恭舉兵襲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敏敏敗有司奏嘯父與敏同謀異慝斬

義熙初去職卒於家潭兄子駿字思行雖機幹不及於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遭溫拜駿婁使子谷拜彝靈床興太守金紫光祿

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干寶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卒時人惜之子谷位至吳國內史

顧衆字長始吳郡吳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並不行元帝爲鎮東將軍命爲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鄉侯辟丞相掾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爲刺史尋爲州人所害衆在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嶠嶇六年乃還祕曾

莅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冀其貴錢二百萬一無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軍王敦請爲從事中郎出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守加廣武將軍衆經之郡不遇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召衆還詰之聲色甚厲衆不爲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內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眞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唯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爲吳興內史衆固辭與吏部郎桓彝彝亦

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爲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爲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悛爲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悛悛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悛剋期効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悛要擊徽戰于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實謨

以冰當還任故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竇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隅由婁縣東倉與賊列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内史王舒吳興内史虞潭並檄衆爲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祁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廣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閎與祁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楊尹本國大中正入爲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未拜以母憂去職穆帝

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爲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祿大夫謚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字敬緒丹楊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辟並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而安之累遷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遣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爲晉王拜給事黃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撰丹楊縣陵墓碑作出補晉陵內史在郡甚有威惠時所部四縣以旱災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萬漢爲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工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以爲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

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閻爲太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閻與王導俱入宮侍衛峻使閻持節權督衆軍王道夷濟與閻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閻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前吳興内史虞潭會稽内史王舒等招集義兵以討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一部穀并遣吳郡廖支運四部穀以給將軍郗鑒又與遷延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

子混嗣閻鼎

吳興仁公世

都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莫高

陸曄字士光吳平相貞外散騎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氣息裁屬屢喪吳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累遷散騎常侍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

中徙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代卞壼爲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入殿將兵直宿遺詔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勳進爵爲公封次子嘏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墓詔許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諡曰穆子謐散騎常侍曄弟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王越辟爲掾皆不就元帝引爲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爲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爲

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
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
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
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
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
詔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
玩頻自表讓優詔褒揚重復終於不許尋而王導郗鑒
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
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
索盃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令之才以爾爲柱石莫
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
我爲三公是天下爲無人談者以爲知言玩雖登公輔
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乃從命所辟
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當以弘重爲人主所貴
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
之徒莫不簪其德宇以疾薨於位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
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
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勳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

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始弟納字祖言
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舉
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爲建威長史累遷黃門侍
郎本州別駕尚書吏部郎出爲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
姑孰辭桓溫因問溫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溫
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自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曰
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閑謂之曰外
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溫欣然納之
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客

憮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
斗以備杯杓餘瀝溫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勑中厨設
精饌酬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徵拜左民
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
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
還官遷太常徙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
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爲之具
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
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

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
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
長生小佳喻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
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群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
居纖兒欲攘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禄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爲贈長生先卒無子
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爲廷尉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禄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

豫州刺史父睿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尚
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爲廬江郡貪汙狼籍
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
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
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
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
之妹也故心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
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導錯揚州解含顧而言曰正
爲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黃門侍郎

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為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楊尹王導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斲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禦自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

會稽王師及導薨輔政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冰參録尚書事詔充冰各以甲杖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僕射加左將軍充以中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冰兄弟以舅氏出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疎將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謂不可亂興制據而弟聽今琅

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莫危乎冰等不從既而
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謂充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
充對曰陛下龍飛岂冰之力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
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
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
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
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
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
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

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
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充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爲
穆帝冰翼深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仗
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既錄尚書不
宜復監中書許之褚加羽林二十人冰翼等尋卒充專
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之于時論者並以諸
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遺表所請以安物情充曰不
然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帶疆胡西隣勁蜀經略

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社稷同憂所
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
當此任哉桓溫英略過人有
者議者又曰廣武識慶西夏之任無出溫
溫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溫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
將軍補襄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襄參録尚書襄以
地逼固求外出帝每曰桓溫
可無勞矣充居
局臨朝正色
以社稷為已
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
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費
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
於世阮裕嘗戲之曰鄉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
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能得鄉圖作佛不亦大乎
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崔崇信釋氏謝万
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
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
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曰文穆無子弟子

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
華準見外戚傳
褚翜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顧少知名早卒翜
以才藝植幹稱褒爵關內侯補冠軍將軍于時長沙王
又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翜知內難方作乃棄官避
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
事及天下兵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任陽城界
潁川庾敳即翜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翜翜道斷不
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榮

陽太守郭秀共保万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
等構怨遂相攻擊翜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
此謀逃難也今宜共勠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內自相
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爲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
城內自潰胡賊聞之指麾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
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
口賴翜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遏道險不得進
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爲參軍廣武將軍侯領本
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頃之遷司

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沮賊翼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建興中復爲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翼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矢甚得人情而專勢翼嘗優遇之玄爲政既急翼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玄納翼言外羈縻如而內懷憤會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翼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翼爲吏部郎不應召遂東渡江元帝爲晉王以翼爲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舊武將軍戴若思令翼出軍赴難翼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翼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翼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肅然峻兵既入叱翼令下翼正色立不動呵之曰蘇

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
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禄大夫
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燮等固守賊平以功
封長平縣伯遷丹楊尹時京邑荒湯人物凋殘燮收集
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為中護軍鎮石頭尋為領軍徙
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
僕射加散騎常侍父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
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嗣
至豫章太守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
祖憙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
也世為著姓曾祖睦魏尚書
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常行造人遇克在座整衣終席憮
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已憚如此後為成都王穎大將
軍記室穎為丞相擢為參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
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
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
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

於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吕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君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爲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爲東中郎將引爲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爲掾轉參軍後爲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爲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飏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爲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詔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勳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遷太常領祕書監

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蹤跡敗而此堂堀然獨存斯誠神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當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爲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熾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黥於巴漢忍辱於平城卒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故蕭何曰百戰百勝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遠之間哉夫唯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紀於羑里故道泰於牧

野勾踐見屈於會稽設威宣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劉後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彊弱賊之彊弱在石虎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石虎石虎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拔金墉弄戰而斬石生禽彭寇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大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爲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石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耳賊前攻之爭彊場耳得之爲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緊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慶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石虎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

汚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
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
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
洛陽關中皆舉兵擊石虎
前倍半之境也若石生不
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
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汚水
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
其外穀將孰賊果至丁夫
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
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
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
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於
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
虎汚水之險不及大江大
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
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

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
汚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
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
之難莫過崤函而石虎昔
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
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
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
慮也自汚已西水急岸高
家裹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
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
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
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
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
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
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
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
黃沂流首尾百里若賊無
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

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諮詢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大尉郗鑒疾篤出謨爲太尉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北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邾城壁相望其間遠者

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淮陰城相救而已夫以旬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楚劉仕一軍旱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生壁大軍未至聲息又聞而賊之鄧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舟楫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瞻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江都精銳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毅下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

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於討賊退而掠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石虎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並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筭畧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勳勞者凡一百八十之帝並酬其功未卒而臨亹斷不復聞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令不宜斷且鑒所上皆首積年勳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沖讓不辭僚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虎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領袖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胡滅誠大慶也然將貽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吾非上哲必中莫豪慶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忘才不副意略不稱心財單力竭智

勇俱盛此韓靈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
不拜皇太后詔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
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旨自四年
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
病乞骸骨上乃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
帝臨軒遣侍中紀瑤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
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顏
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
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閒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

來臨軒何時當覺君臣相見之禮乎謨聞詔驚懼還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
罷朝中軍將軍穀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簡文時為
會稽王命曹曰蔡公憒憒還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
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政矣於是公
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廢王命皇帝臨軒百寮備
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忘存上退自宜致辭闕庭安
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徹上罪
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付廷尉以正刑書謨懼
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朝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特免

爲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弟子數年
皇太后復詔以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
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以疾篤不任
朝請詔賜几杖門施行焉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贈
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諡曰文穆謨
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於
世總應劭已來注班固漢書者爲之集解謨初渡江見
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悉之既食吐下委
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

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牓謨先
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適防
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舫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末守少
子系有才學文義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爲文帝所
誅父靚奔吳爲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
靚姊又爲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
廁帝又遍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
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

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丘長轉臨沂令爲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亦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着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親狎如此于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爲之語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爲安東將軍以恢爲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爲鎮東參軍與王導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勤恢斟酌酬荅並皆顯要文劉謐以忠謹掌書命時軍而恢兄弟多預焉

元帝鎮江東以恢爲丞相軍諮祭酒帝嘗於廳事上踞牀而坐恢入見帝不爲之改容恢亦不爲之屈節帝命酒謂曰今天下大亂方是以相爲而卿方自縱邪恢正色曰明公踞牀而坐豈是待士之禮邪帝乃改容謝因對曰今天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崇寬恕以鎮之帝深

納爲大異初以政治聞
憂去官服闋舞宇書令王敞一恢爲丹楊尹以大疾免
帝征虜將軍敞爲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
侯又爲丹楊尹以大疾免
侍中大伯薨贈車騎將軍又拜敞後將軍會
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尚書
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僕射領選如故
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賜
之禮一依太尉典喪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謝
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顧字適面亦爲元帝所器重終於
太常
毅字安深源陳郡陽夏人也父奏字洪喬爲鎮軍章太守
都下人士因其致書皆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
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孰敢洪喬有爲書鈔其資性介
立如此毅少有美譽清通簡寡冠有美名兄喜玄
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長於口談則辭屈喜著論則融
勝若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無同乎
棺將得財而葬何也浩曰船本貨物故將官而安尸

錢本義工故將得錢而愛惜之人以為吝嗇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參軍中安西重鎮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每時擬之管夷吾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江左寡士因相與重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屢徵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勉令一出固辭不起建元初康帝兄弟多夭帝憂嗣未定徵琅琊王丞相繼率簡文帝時在藩始總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雄儁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片敕答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溫於是與溫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為尚書僕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頼川荀羨少有令問浩擢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

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衆咸惡之既而以淮南
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豹爲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
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曠（音流）田千頃以爲軍儲師次
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又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
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
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
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士爭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
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
將軍劉遜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
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復進軍次山
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
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啓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
所殺桓溫素惡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坐廢爲庶人徙
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
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
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

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儁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而已浩甥韓伯浩素愛賞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潛送至渚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而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爲將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遂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永和十二年卒子淳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溫廢

太宰武陵王晞誣淳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除其故吏顧悅之至虒亭悅之字子叔少有美名時論爲顧悅之至虒亭故對曰公指之客經歸萬茂滿柳當暫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移委訟浩浩親故多謂其宜悅之決意以聞文與朝臣多論救衆無沙奪喬時之咸稱之爲州

別駕嘗當言事不合意有勇氣聲

若雷霆聲音有二俞入室不覺綿州

次室中鐘二口

孔愉字敬和會稽山陰人世居
了少傳業不仕遭亂會祖父
指柔之守貶兄弟
孤養祖母以孝聞
為時人號曰會稽三康
愉遷于洛惠帝末歸鄉里
值至江淮間遇石冰
賴雲同焉張統
孤氏以稼穡讀書
公而為之立祠永
命愉為會稽內史信著隣里後忽捨去皆謂
書而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
命愉為會稽內史信著隣里後忽捨去皆謂
華軼功封餘不喜
二公相掾仍除
即即龜左顧
即即龜左顧
使長兼中書郎
雖
曾愉貝而放之溪中
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
以以以

室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爲患是誰愉欲大
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胤爲護軍愉
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
才豈宜以越胤居之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爲導
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
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優從領軍將軍
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爲鎮軍將軍會
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
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有良業在郡三

朝初愉爲司徒左長史將軍溫嶠晉亡遷都不
事力一不過其品室宅奴婢車功愉往石頭語嶠嶠
義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不獨宰相唯君一人死事成
不獨宰相唯君一人死事成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
從大司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轉尚書右僕射
辭不受王師尋遷左僕射領八年詔曰尚書令統左僕
前並居官次祿不代物端右任重宜先朝政宗其給玩
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愉
之愉表有云臣文義素非謝安之比謝安之於都

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七十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子閤汪安國閤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閤子靜字季恭襲爵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公事免官以合意求出爲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未之鎮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爲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群從諸兄並已才名以富彊自立惟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歷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絰涕泗竟日見者以爲眞孝弃爲會稽內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詔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後歷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弟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爲功曹史札爲沈充所害故人賓吏莫敢近者祇冒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與時人義之愉

從子坦字君平祖沖興揚太守父佩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傳辭屬文元帝爲晉王以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並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令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君汙宮潴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詔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二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以爲不可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爲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爲臺中之所敬憚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

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
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
之庾亮以爲峻脫徑來是襲朝廷虛也故計不行峻遂
破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
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
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
侃引爲長史時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鬪峻軍嚴
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今我
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

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咨
既至坦議以爲本不應須召令猶疑坦固爭甚切
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
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及令驍將李閎
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爲
自陳吳多賢豪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
坦爲丹楊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圄辭之
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
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徵

今猶袒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道等等不
遷吳興內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惠之
振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爲軍
因亂棄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坦
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
大司馬訪之請坦爲司馬會石勒新死石
譙郡太守彭殿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
旨可觀然朝廷遂不北伐人皆懷恨田在
時成帝幼幸丞相王導
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
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牋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
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約朝臣諮諏善道由
是忤導出爲廷尉卿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
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
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相問邪氷深謝焉臨終與
庾亮書以恢復爲託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

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爲
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
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
元服猶委政王導坦每發牋以國事爲已憂嘗從容言於
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約朝臣諮諏善道由
是忤導出爲廷尉卿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
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
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相問邪氷深謝焉臨終與
庾亮書以恢復爲託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祿勳謚曰

簡亮報其書并致祭焉子滉嗣愉從子嚴字彭祖祖父弈
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弈遥呵之曰
人餉吾兩鬷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鬷果是水或問
弈何以知之弈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在官有惠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黄門郎嚴少仕
州郡歷司徒掾尚書殿中郎穀浩臨揚州請爲別駕遷尚
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
接荒人謀立功於闇外嚴諫浩宜深思廉蘭屈伸之道
平勃相和之義燕令婉然和順人無間言又觀頃日降
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豈宜聚著都邑雜處人間適足以
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
議嚴與丹楊尹庾蘊議已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
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爲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
文失度太史雖有讓祈之事猶冀冥昧今欲依鴻祀
之制於太極前庭親執震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
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
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先庶可
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之德合神明立禱久矣豈須

孟萬乘之尊脩雞犯之事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爲揚州大中正嚴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弈求海鹽鐵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宜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啓諸所別賜及給廚食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匿之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廚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蛟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荒貲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妻遠行未反嫂忽發動恐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養護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內史靜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馬皆爲孫恩所害嚴叔父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王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爲我宥之乃獲免後峻平王導保存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荅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

中丞性嗜酒道尊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甕覆誥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蘗事甚虺洏如此卒於官嗣子沉字德慶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裹遺之辭不受坦曰裹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沉與魏顗顧雲球雲存謝奉並為四族之儁沉子慶位至吳興太守廷尉歎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為吳興太守琳子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閤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深切治要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琅邪王裒始受封帝欲引賢為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眞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琅邪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疏求行終喪禮詔下博議朝廷竟從太常賀循議令

譚除服心喪三年大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
郎出爲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爲太子左
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蘇峻作亂帝
蒙塵於石頭唯譚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
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禄
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
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禄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禄秩一如
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絹帳褥帶年八十卒贈
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
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張
茂者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爲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
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爲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
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
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
率出補吳國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
盛爲周札將軍充討札盛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
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爲大郡而不善也問
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

寔爲人所害果如其言

[illegible]冊楊人也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illegible]

[illegible]司空府中軍王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爲參軍轉

[illegible]舂鴈敦死司空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

[illegible]與孔坦言於導寔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

至[illegible]復謂寔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illegible]

楊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禽亮不從峻果由

小[illegible]楊經赤陵迷失道[illegible]部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

甚無部分[illegible]

[illegible]之言尋王師敗績[illegible]

還本縣收義軍得千餘人並爲步軍與陶侃溫嶠等

并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

維弛廢司徒王導以[illegible]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

護軍又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

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illegible]上疏乞振之不待

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之由是一境獲

全既而下詔并勑會稽吳郡依[illegible]振恤二郡賴之在郡

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illegible]性

雅正不憚彊禦舟楊尹類[illegible]景俊事王導甚爲導所昵[illegible]

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樊惑守南汁經旬導
語田曰南汁楊州分而樊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
田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
與桓景造膝樊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疾
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五
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伍至輔國將軍
宣城內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祿勳兄弟咸有
幹用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

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戚
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焉別顏
回席實莫不歎異年十餘歲遭父憂丹楊尹溫嶠弔之
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淚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
及長開率韻秀辯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
衣剌文袴諸父責定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
藝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弱冠辟為掾
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
能作鸜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

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中傍若無人其率
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
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
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違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
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令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
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
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
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
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之譏

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競之路或有執
志丘園守心不華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
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乎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
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
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
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
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
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
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

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
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大
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
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
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
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
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萬關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
來附寖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
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
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諝之曰今且可出
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
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
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
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
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輜軿鼓吹戍石頭永
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
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
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

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
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
洛陽上疏請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
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
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
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廉
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靜子虔以子靈
祐繼鯤後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
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
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言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
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
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
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汝門
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
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
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荼並不起吏
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

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足以極遨遊之美矣及出絃管雜奏肴饌盈前既而攜妓東山浮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雖放情丘壑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與桓溫書曰安石既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乃出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惠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北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曰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嘗北征會乃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

時譽去後爲人所思塡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
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
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
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
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
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
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
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
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辭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
秋政不自己溫威振內外人情嘖嘖互生同異安與坦
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
宏具草安見輒改之遂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遂寢尋
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
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道雖會稽王道
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
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既行文武用命
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北之王導謂支雅
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俯然毀想有高世之志羲之

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當清言致惡邪是時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虎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未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法命劾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又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符堅彊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

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溫既卒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勳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勳恐爲朝廷所疑玄權桓氏失職桓石虔桓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荆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子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暮喪不發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有饋其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既而牢之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窮安出鎮

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髙
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愉每形於言
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
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暈宜旋旆并召
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
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
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尉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
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
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
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
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
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
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
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疋蠟五百斤
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
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勳更封廬陵郡公
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
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

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能為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
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學之及至
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
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
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
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
生存處華屋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瑤琰
瑤襲爵官至琅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
弟元禄勳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勳德濟

世特更封該弟澹為柴桑侯品千户奉安祀澹少歷顯
位桓玄簒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姑孰元熙
中為光禄大夫領兼太保持節奉冊禪宋琰字瑗度弱
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來宗
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秘書丞累
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
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
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内史頃
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

故又遭母喪朝廷疑其葬禮議者云潘岳爲賈充婦宜
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
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万女珣爭
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僕射猶以
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軿車以葬議者譏之
太元末爲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爲司馬
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
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
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追之不及魏郡鄴還郡進討
吳興賊丘尪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
恩恩逃于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
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
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
彊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
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竄自歸海若其復至正
是天不養國賊今速就殲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寇
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
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羣

賊銳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其踐焉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推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絕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焉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殞於吾親患孝莘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勳封建昌侯及沒於賊詔贈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爲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眞長王子敬便足如王敦桓元子誠可才小富貴便預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眞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無得一純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一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爲營混曰昔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

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

安兄弈字無弈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弈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弈膝邊諫止之弈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座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之禮嘗過溫飲溫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攜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既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弈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冀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玄泉早有名譽歷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

好佩紫羅香囊安慮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亥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復發閒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鄴之詔玄發三州人丁

壯攻龍驤將軍戴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遣開使報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爲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破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

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
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
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
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
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固洛圍進
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督顏肉復進擊又
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固洛追
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
船督護諸葛侃單人今李都又破其運艦崔業等棄衆北
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尉
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
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
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
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
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
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
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
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

及成芊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死之縱兵追之生禽堅
偽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岳氏等收其實實堅進屯壽
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
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
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曰宜阻淝水莫
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
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
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謖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
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謖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
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
肥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
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
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
詔遣毀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
百萬絲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為
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略舊都玄
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
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惡水道險澁

糧運冀艱難用督護聞人龔謀還呂梁水樹柵立七壘爲
汲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
故謂之青州汲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
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
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
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
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饑玄饋丕米二千
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
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

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
勳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
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吾演伐申凱於魏郡破
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
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
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
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
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
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

不堪攝職憲有曠廢詔書徵還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
疾篤上疏遣長史劉瀚奉送節蓋章傳詔遣高手醫一
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疾久不差
又上疏讓職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
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晉寧侯張玄之
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
於玄時人稱爲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輿疾之郡十
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謚曰獻武子瑗嗣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瑗安

而靈運文藻豔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瑗瑗那得不生靈
運永熙中爲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玄征伐者何謙字
恭子東海人戴逵字安丘譙郡銍人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
達廣操東山而逵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
業何殊逵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逵以軍功
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万字元石才器儁秀雖器量不
及逵而善自衛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敘漁父
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
論其旨以勵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

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嘗與蔡系送客于征虜亭與
系爭言系推万落牀冠幘傾脫万徐撫衣誡帝神意自
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
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屬不
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爲撫軍從事中郎万着白綸
巾鶴氅裘褒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万
之妻父也爲揚州刺史万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
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
謂但恨合耳万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州

并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万才流經通敏
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
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万既受任北征矜豪
憿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
帥已下妥無不慰勉誡万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
以悅其心豈有憿誕若斯而能濟事也万乃召集諸將
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
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
渦潁以援洛陽比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万以

爲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慶爲庶人後復以爲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因以爲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唯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韻爲黃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豔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便竟論七

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淚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既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爲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嘗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魯於公座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万紫石字石

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
伯淮漼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
兄子玄玼破苻堅先是童謡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故桓
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雖功始宰之而成
于玄談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
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
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疏奏孝武帝納焉兄安薨石遷
衛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
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還深固乞還私門石上

子明慧詞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嘉嗣宋
受福國除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毅無所
屈撓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
巨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著
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
為賊胡桀郡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厲聲曰
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鄒氏甚妒
邈先娶妾鄒氏怨對慧明與邈書詈絕邈以其書示婦
人詞疑其間又生仇玄達為之作遂不平玄達慙
遂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